

你还真把自己当“父母官”了?

江 砚



今日论语

“父母官”一词,由来已久,妇孺皆知。且不说读过几本历史书的人一定知道,即使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妇,也都曾从旧戏文里,一睹“父母官”升堂断案的威严。

说到“父母官”,在旧戏文里,是颇有几个好典型的:官大的,有龙图阁大学士包拯;官小的,有“七品芝麻官”唐成。唐知县的名言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,还真传颂一时。

能“为民做主”,无疑是封建时代的好官了。可是,在今天,如果领导干部仍把自己当“父母官”,那就太糊涂了。可偏偏,这样的糊涂官,这样的糊涂事,仍然有。

最近的一个事例,在云南镇雄。

因山体滑坡,致46人遇难。如此悲剧,可谓惨痛。可是,当地政府竟雪上加霜,未经遇难者家属同意,甚至在部分家属没见到亲人最后一面的情况下,便将遗体全部火化。这种行为,引起遇难者家属不满甚至抗议,是很自然的。

对此举,当地政府有两个解释:一是冰柜不够,怕遗体腐烂;二是部分遗体面目全非,怕家属无法接受,极度悲痛。如此解释,显然是站不住脚的:第一,即使县殡仪馆冰柜真的不够,难道拿不出应急措施?第二,因是山体滑坡所致,对亲人遗体遭损,多数家属应有心理准备。即使有人心理脆弱不堪,那你擅自火化遗体,就不怕他们更悲痛、更不接受?

其实,强行火化的事,以前也不是

没有过。对于政府部门来说,处理类似的灾难性事件,遗体火化,也算是善后工作之一。可能在某些官员看来,与其让部分家属“扶遗体以令政府”,还不如这样快刀斩乱麻,一了百了,也算完成了一桩工作。

退一万步说,我们姑且相信镇雄政府部门真的是出于“好意”,真的是为了避免家属极度悲痛。可是,我们仍然要说,如此“好意”,还是“父母官”意识在作祟,真以为当了官,可以万事“为民做主”。这些官员完全没有意识到,这种替他人“做主”的做法,已经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,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线。新华社记者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说——非法利用、损害遗体、遗骨或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、社会公

德其他方式侵害遗体、遗骨,其亲属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,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。

在舆论的压力下,镇雄县已经道歉。但是,此事已经涉嫌违法,恐怕不是简单的道歉可以了结的。

64年前,新中国成立,已经宣告人民共和国由人民当家作主;执政为民,也是我党一再强调的执政理念。可惜的是,就有那么一些人,嘴巴上说的是“执政为民”,心里面想的、行动上做的,却是我是“父母官”,可以“为民做主”。

中国人脑后的辫子,已经剪了百年。可是,有些人心中的辫子,却仍然在。直到今天,还有领导干部真把自己当成“父母官”,还要大事小事为民做主,绝非人民之福。

(相关报道见A12·中国新闻)

新民随笔

沥 青

董纯蕾

一直不甚喜欢“执着”一词,因为有太多“执着之事”被作者赋予了或多或少的苦情色彩。于我而言,坚持做一件事,最高的境界不是枯守或苦撑,而是乐享,是哪怕岁月流逝、挫折不断,却依然能感受到最初起念做这件事时的快乐,甚至能在事件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中,发觉更多不期而至的乐趣。

最近就听说这么一件迷人的“执着之事”: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某个实验室内,一尊玻璃漏斗与其内的沥青已共事86年,这项“世界上最长的实验室实验”想要验证沥青是液体而不是固体。

实验目前的负责人约翰·梅因斯通,是第二代掌门。最初设计者托马斯·帕内尔,将沥青加热后倒入封口的玻璃漏斗,待沥青完全凝固后切开漏斗下端,开始等待并记录每一滴沥青滴落的时间。结果,沥青的凝固就花了3年。第一滴沥青的滴落又耗了8年,直到60岁去世那年,帕内尔只等到3滴沥青的滴落。

梅因斯通今年也已78岁,在接管实验的50多年里只等来了5滴沥青的滴落,而且没能亲眼见证其中任何一次滴落的瞬间。1962年,新婚的梅因斯通度了个短暂的蜜月,错过了他的第1滴沥青滴落。最近一次错过在13年前,监控摄像头拍下了滴落的瞬间,却保存出错!这些阴差阳错的错过,也成了坚持的乐趣。

人们常讨论过程和结果孰轻孰重,其实两者之间从来不存在取舍的关系。如果没有对结果不断的期待,过程哪里还有乐趣可言。当然,这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,这期待也不是为了功与利。帕内尔和梅因斯通,因为执着地等待沥青实验的结果而获得搞笑诺贝尔奖。那一年,前者已去世多年,后者登台领奖并诚挚感谢没有把实验装置随手扔掉的人们。写到这儿忍不住提醒下:千万别冲着搞笑诺贝尔奖去整一个别的什么另类实验。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布莱恩·科比尔卡教授前几日造访清华大学时说:“获诺奖前我只要看到学生对我的研究领域感兴趣就好;现在我怕他们对诺奖更感兴趣。”

古怪的沥青实验,曾被很多人嘲笑过,一度被置于角落积灰,现在面向整个昆士兰州开展,世界各地的人们还热衷于通过网络摄像头观看。等待一项简单而又漫长的实验结果,越来越多人分享着过程中的乐趣。毫无疑问,沥青还将继续安静地滴下去,持续进行和关注实验的人们,和沥青这个相态复杂的烃类混合物倒颇有几分“神似”。

拒绝雾霾应成政府法定责任

新民网论

近几日,我国中东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雾霾天气,而截至昨天上午11时,申城最近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也已升至110,达到轻度污染。其中首要污染物PM2.5,上午11时的小时浓度已达143微克/立方米。是国标的近2倍。

从本次雾霾发生的广度和持续的时间看,单一城市、运动性的治理方法已很难应对这一问题,迫切需要在更高层次出台制度和法规,将雾霾治理列为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,列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标准,这样才能举全国之力,根治雾霾威胁。我国新《大气法》正在修订中,希望这一法规及早出台,并补上雾霾天数这一重要大气环境质量考核标准。

另一方面,治理雾霾难免会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,对于一些GDP和税收主要靠重化工、房地产、汽车业等拉动的城市来说,就更是如此。而现有的公益诉讼制度尚不健全,即使有了法规,如果追究的主体仅是一地一区的政府,而不是具体官员,对地方官员的触动也比较间接。因此,一定要在制度设计上强化官员绩效考核中对雾霾天数的考核项,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平衡地方官员的GDP政绩冲动,使其有更强动力来推动雾霾治理。

(新民网评论员,网址www.xinmin.cn)



文水谣

谢春彦 诗/画

文章不是水做的,如何无水不成文?
文章本是天下事,天下凭水做不成。
文章不要皮包水,空头文章总误人。
空谈文章等空谈,空谈误国误自身。
有水不要和稀泥,不妨去浇青草地。
空空道人空空去,却留谬种挤挤挤。
我为空空造个像,比比像我还是你?



自由谭

1月13日《上海日报》微博报道:“上海地铁内有不少人全都不穿外裤只穿一条内裤,同时挤上同一班地铁,让身边市民目瞪口呆。据悉,‘地铁无裤日’源于2002年的纽约,如今已变成全球60多个城市的年度性活动”,配发路透社三张图片。第三张里,一位洋大人在车厢内右手扶柱,左手脱裤,无惧寒冬冬季的低温,引得座中中国乘客,特别是中老年人,个个侧目而视。

这项活动旨在鼓励都市人“摒弃保守思想,尝试新鲜事物,为生活增添乐趣”,听来再好不过。对比其他照片,在纽约、伦敦等西方大城市进行时,同车无人怪之,颇有“春水吹皱,底事干卿”的淡定。但在风俗大异的

地铁请穿好自己“裤子”

朱绩崧

上海地铁里竟也唱这么一出,且不说所谓“全球化”、“西化”尚未摧毁国人表面的礼义廉耻,就是考虑到多数运营时间车厢总是比较拥挤,也颇有些搭调。上海地铁官方微博戏谑了一把:“老外要逆天,这么冷的天,体质薄弱者慎防!温馨提示:若着凉需如厕,请求助车站工作人员,或下载上海地铁官方电子指南(APP)查询(是不是也要用英文发这段?)”。显然对有组织、有预谋的脱裤光腿恶作剧颇有微词。

然而,上海地铁自己的“裤子”就穿好了吗?“无裤派”固可一笑了之,司空见惯的卖艺乞讨又如之何?作为

BMW (bus metro walk, 公交车、地铁、步行)一族,不巧,我多年未见卖艺乞讨者被工作人员请出车厢,如今唯有感激这些不辨真假的弱势群体终于懂得了“上岗”必须把衣衫不整洁的程度控制在一般市民容忍范围之内。更有事实令我隐约感到上海地铁自己没有穿好“裤子”:不用买票刷卡就通过闸机,或腾挪翻越,或匍匐钻爬,如此乘客,日渐增多。工作人员只愿维持“安检”,对此熟视无睹。与此同时,逃票者技术精进纯熟,让我叹为观止。上周在马当路站,一位大姐,拎着长近一米的铁质折叠购物车,走在我前面出站,只一猫腰,连

人带车,刹那之间,闪过闸机。如也有幸观赏这一难度系数颇不低的体操动作,不知“无裤”的外国友人会有什么想法。是保守思想摒弃了,新鲜事物尝试了,还是生活乐趣增添了?

都不是,是运营地铁的有关方面失职日久,于维护地铁的利益方面“逆天”地不作为。所以,今日看到网上有消息说上海某地铁站一日逃票逾万人次,我不觉奇怪——闸机体操一人练,十人看,不久就是十人练,百人看,以此类推,逾万何其易哉!可惜,一句“没有执法权”,一句“人手太紧缺”,皆可搪塞。则上海地铁自己的“裤子”,总也得穿穿好才是。

新民新语

红 包

左 妍

这几天在微博上看到,一名长沙网友发帖称,闺蜜结婚,4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来赴宴,包了200元红包,把新娘脸都气绿了。

看后有些困惑,这种“开不了口”的事放到台面上公开说,恰当吗?不过转念一想,如果我也收到了一个这样的红包,会有怎样的心情呢?

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,喜欢送礼。结婚喜事年年有,更免不了送礼的事儿。只不过,现代人讲究效率和实在,与其费尽心思挑选礼品,不如直接送钱来得干脆,对方自由支配,自己也图个省事,于是大家都时兴送“红包”。

然而,婚礼赴宴的事,多少有些矛盾。被邀请了感到欣慰,证明自己还没被人遗忘;可万一赶上结婚高峰期,隔三差五来个“红色炸弹”,估计一般人都吃不消。

我不久前刚结婚,身边朋友同学也都到了嫁娶之年,粗略一算,仅去年下半年就有十几场婚宴,有时一晚要赶两场,最厉害的是“黄金十月”,所领的工资几乎全部用来包红包了。

所以,站在赴宴者的角度来说,我其实挺理解“4人合送200元”的心情。但站在新人的立场,也很同情这个长沙新娘的遭遇。

在上海,婚宴行情水涨船高,星级酒店婚宴价格每年涨幅超过20%,所以办婚礼能“保本”已是万幸。不过,办婚宴本来就是图个喜庆和热闹,大多数人也不是为了收红包而办婚宴,感情在,心意到,收多少红包又何足挂齿?到最后沦落到抱怨婚宴的盈亏,最不舒服的反而都是自己。

我结婚时,曾收过一个特别的红包,里面没有礼金,当然也不是废报纸,而是一张写满祝福的卡片,最末留着朋友的亲笔字迹:“凭本条可免费参加本人婚礼。”当时没有告诉长辈,怕他们接受不了这种新鲜的做法,但我心里却为朋友鼓掌,婚前我们就相约,以这种祝福的形式当红包。如今她能鼓起勇气实践,倒也颠覆了人情世故和传统习俗,让礼尚往来回归到最纯粹的状态。

其实,现在想来,婚礼那天谁送了多少钱,我几乎全然不记得;唯一印象深刻的,是朋友送的那张卡片和那段祝福。可见,换一种心态,双方都少了压力,多了一份回忆。有人说,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,往往是免费的,包括生命、微笑、爱。而这份免费的婚礼红包,又何尝不美好呢?